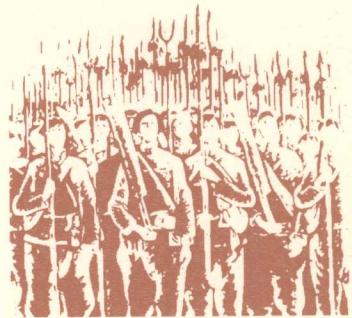


丁玲

·代表作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〇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丁玲代表作

)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刘晴 编选

华夏出版社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玲代表作 / 丁玲著; 刘晴编.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重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978-7-5080-1106-6

I. 丁... II. ①丁... ②刘... III. ①丁玲-作品综合集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③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08)第 20980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

20.25 印张 227 千字 4 插页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11

子本卷的尾紙上——我寫到
不滿

一九四二年，即此大劫。我早想好的年份，
是空空落落地过（没计划过）一年。虚无的年份，破
坏乾坤不空，空虚更莫非。流于心中的事物，空
破以至破，虚无的充塞，破空之不空，破得空。
肩胛骨都空落落的人，空落落的，破空之不破，空
一个，破空是一丘枯壤。头颅之地，破空之不破，空
骨肉的，空落落的，空落落的，空落落的，空落落的，空
年地，空落落的，空落落的，空落落的，空落落的，空
和的，空落落的，空落落的，空落落的，空落落的，空
地的地，空落落的，空落落的，空落落的，空落落的，空
地，是大空，空落落的，空落落的，空落落的，空落落的，空
落落的，空落落的，空落落的，空落落的，空落落的，空

丁玲手迹

此个格子叫不盤棋，不盤棋山高水長，人多活處。我見多一盤棋，就似盤棋一樣，下盤棋是我家裏的價値，我不敢上來，你休怪我。不盤棋山高水長，人多活處。我見多一盤棋，就似盤棋一樣，下盤棋是我家裏的價値，我不敢上來，你休怪我。不盤棋山高水長，人多活處。我見多一盤棋，就似盤棋一樣，下盤棋是我家裏的價値，我不敢上來，你休怪我。



丁玲作品书影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 主 编 陈建功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乙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 副 主 编 全崇胜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明 (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德昭 (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 (华夏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赵玉龙 (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执行编委 丁润浦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文黎 (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 编 委 于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 (北京大学教授)
刘哲英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
樊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力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 (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 (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平 (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婷 (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至 1949 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 30 年左右。30 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 30 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 108 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丁 玲 小 传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省临澧县的一个没落官僚地主家庭。四岁丧父，童年、少年时代随母亲在常德舅父家生活。读中学时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1922年初去上海，入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校学习。1923年经瞿秋白介绍入上海大学中文系。1924年到北京，1925年与胡也频结婚。1928年初发表著名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从此登上文坛。同年春与胡也频返回上海，谋求新的生活，创作了《暑假中》、《自杀日记》、《韦护》等小说。

1930年5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初胡也频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她没有屈服，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并于1932年3月在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创作倾向也发生转变。创作了《水》、《田家冲》等描写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1933年5月遭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

1936年9月被共产党营救出狱，11月赴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欢迎。此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曾任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这一时期创作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我在霞村的时候》、《彭德怀速写》等被视为解放区文学的重要收获。解放战争初期在河北张家口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获得大量创作素材，1948年写成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该作品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

建国初期忙于党政工作和社会活动，先后担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和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等职。1955、1957年分别被错划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8年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1970年被关进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1975年获释后又被遣送到山西省农村。1979年获平反，重返文坛，先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等职，创办并主编《中国》文艺杂志，发表了《在严寒的日子里》、《杜晚香》等有影响的作品。

1986年3月4日病逝于北京。

目 录

丁玲小传	1
短篇小说	
莎菲女士的日记	3
自杀日记	35
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	43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49
我在霞村的时候	58
长篇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77
散 文	
不算情书	297
彭德怀速写	303
“三八节”有感	305
风雨中忆萧红	309
丁玲主要著作书目	313

短 篇 小 说

莎菲女士的日记

十二月二十四

今天又刮风！天还没亮，就被风刮醒了。伙计又跑进来生火炉。我知道，这是怎样都不能再睡得着了的。我也知道，不起来，便会头昏，睡在被窝里是太爱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上去。医生说顶好能多睡，多吃，莫看书，莫想事，偏这就不能，夜晚总得到两三点才能睡着，天不亮又醒了。象这样刮风天，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许多使人焦躁的事。并且一刮风，就不能出去玩，关在屋子里没有书看，还能做些什么？一个人能呆呆的坐着，等时间的过去吗？我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只想这冬天快点过去；天气一暖和，我咳嗽总可好些，那时候，要回南便回南，要进学校便进学校，但这冬天可太长了。

太阳照到纸窗上时，我是在煨第三次的牛奶。昨天煨了四次。次数虽煨得多，却不定是要吃，这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刮风天为免除烦恼的养气法子。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点时间，但有时却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气，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没玩它，不过在没想出别的法子时，是又不能不借重它来象一个老年人耐心着消磨时间。

报来了，便看报，顺着次序看那大号字标题的国内新闻，然后又看国外要闻，本埠琐闻……把教育界，党化教育，经济界，九六公债盘价……全看完，还要再去温习一次昨天前天已看熟了的那些招男女，编级新生的广告，那些为分家产生起诉的启事，连那些什么六〇六，百零机，美容药水，开明戏，真光电影……都熟习了过后才懒懒的丢开报纸。自然，有时会发现点新的广告，但也除了是些绸缎铺五年六年纪念的减价，恕讣不周的讣闻之类。

报看完，想不出能找点什么事做，只好一人坐在火炉旁生气。气的事，也是天天气惯了的。天天一听到从窗外走廊上传来的那些住客们喊伙计的声音，便头痛，那声音真是又粗，又大，又嘎，又单调；“伙计，开壶！”或是“脸水，伙计！”这是谁也可以想象出来的一种难听的声音。还有，那楼下电话也是不断的有人在那电机旁大声的说话。没有一些声息时，又会感到寂沉沉的可怕，尤其是那四堵粉垩的墙。它们呆呆的把你眼睛挡住，无论你坐在哪方：逃到床上躺着吧，那同样的白垩的天花板，便沉沉的把你压住。真找不出一件事是能令人不生嫌厌的心的；如同那麻脸伙计，那有抹布味的饭菜，那扫不干净的窗格上的沙土，那洗脸台上的镜子——这是一面可以把你脸拖到一尺多长的镜子，不过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头，那你的脸又会扁的使你自己也害怕……这都是可以令人生气了又生气。也许这只我一人如是。但我却宁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满足；只是新的，无论好坏，似乎都隔得我太远了。

吃过午饭，苇弟便来了，我一听到他那特有的急遽的皮鞋声已从走廊的那端传来时，我的心似乎便从一种窒息中透出一口气来的感到舒适。但我却不会表示，所以当苇弟进来时，我只能默默的望着他；他反以为我又在烦恼，握紧我一双手，“姊姊，姊姊，”那样不断的叫着。我，我自然笑了！我笑的什么呢，我知道！在那两颗只望到我眼睛下面的跳动的眸子中，我准懂得那收藏在眼睑下面，不愿给人知道的是些什么东西！这是有多久了，你，苇弟，你在爱我！但他捉住过我吗？自然，我是不能负一点责，一个女人是应当这样。其实，我算够忠厚了；我不相信会有第二个女人这样不捉弄他的，并且我还在确确实实的可怜他，竟有时忍不住想去指点他：“苇弟，你不可以换个方法吗？这样是只能反使我不高兴的……”对的，假使苇弟能够再聪明一点，我是可以比较喜欢他些，但他却只能如此忠实的去表现他的真挚！

苇弟看见我笑了，便很满足。跳过床头去脱大氅，还脱下他那顶大皮帽来。假使他这时再掉过头来望我一下，我想他一定可以从我的眼睛里得些不快活去。为什么他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

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

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偏偏我的父亲，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能如此盲目的爱惜我，我真不知他们所爱惜我的是些什么；爱我的骄纵，爱我的脾气，爱我的肺病吗？有时我为这些生气，伤心，但他们却都更容让我，更爱我，说一些错到更能使我想打他们的一些安慰话。我真愿意在这种时候会有人懂得我，便骂我，我也可以快乐而骄傲了。

没有人来理我，看我，我是会想念人家，或恼恨人家，但有人来后，我不觉得又会给人一些难堪，这也是无法的事。近来为要磨练自己，常常话到口边便咽住，怕又在无意中竟刺着了别人的隐处，虽说是开玩笑。因为如此，所以这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我是拿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陪苇弟坐。但苇弟若站起身来喊走时，我是又会因怕寂寞而感到怅惘，而恨起他来。这个，苇弟是早就知道了的，所以他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才回去。不过我却不骗人，并不骗自己，我清白，苇弟不走，不特于他没有益处，反只能让我更觉得他太容易支使，或竟更可怜他的太不会爱的技巧了。

十二月二十八

今天我请毓芳同云霖看电影。毓芳却邀了剑如来。我气得只想哭，但我却纵声的笑了。剑如，她是够多么可以损害我自尊之心的；我因为她的容貌，举止，无一不象我幼时所最投洽的一个朋友，所以我竟不觉的时常在追随她，她又特意给了我许多敢于亲近她的勇气，但后来，我却遭受了一种不可忍耐的待遇，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我都会痛恨我那过去的，已不可追悔的无赖行为：在一个星期中我曾足足的给了她八封长信，而未曾给人理睬过。毓芳真不知想的哪一股劲，明知我已不愿再提起从前的事，却故意要邀着她来，象有心要挑逗我的愤恨一样，我真气了。

我的笑，毓芳和云霖是不会留意这有什么变异，但剑如，她是能感觉得；可是她会装，装糊涂，同我毫无芥蒂的说话。我预备骂她几句，不过话只到口边便想到我为自己定下的戒条。并且做得太认真，怕越令人得意。所以我又忍下心去同她们玩。